

T 5422/7671.2

7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10 1941

白榆集卷之二

塔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東海屠隆緯真著

序二

比部招議序

蓋自古稱好生之主必首虞舜而虞舜之命咎繇者
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何若是犁
然周詳也天之好生大矣陽生駘蕩不廢陰殺誠謂
夫舍陰殺所以陽生者未普也其殺乃所以生也植
苗者除莠夫豈不仁莠哉除所以害仁者不能復仁

白木集 卷之二
秀也其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舜之心見矣我
國家律令 高皇帝所定也 列聖因時變推廣德
意益之曰例矣其曰招者何乃有司奉行三尺遵律
例而定人之罪之重輕人各自以其罪之輕重而伏
國家三尺招是矣曷以議爲上之殺人非誠甚惡斷
除其人也惡其意爾是故恆求其所以生不得其所
以生乃死之死矣未竟其所以死則生之豈好出入
生死間哉誠重之也今京師號輦轂民犯者成獄司
寇有不協大理得駁問比秋將行刑三司更推之必

亡枉乃聽伏而五載又大推至左右扶風外郡國設
觀察使特司刑獄間遣恤刑使者卒反之而其事權
盡付之中丞臺御史臺而所遣中丞御史必慎選其
人衣繡持斧以行天下歲有司所上斷獄第不協臺
使者咸得而駁正之使者卽不悉聰明務究得冤苦
狀而徒優游據尊重奚所稱任使意也予往爲理官
業見比部招議一書朝夕手之不置斷仰見古明刑
弼教之遺著之行事已由選部遷棘寺猶不釋卷也
乃今奉 天子璽書使視江南而予之憂益深矣江

南古秦伯之鄉也當時斷髮畫體侏僂音聲隣蛟蜃而友龍子意不復知有文物禮樂如今世所稱說者而其人戶多樸茂長老上非有危法裁之而下亦未知有上之危法跡其行要自與法遠而匪以避也此雖稍乏文彩亦何害爲古而今號能讀書話言道理都服而媚容豈直薦紳先生能之至耦耕息販負擔之徒亦靡不彬彬然足觀也然好盡出其智力以角而虐劉其弱者狎侮欺紿攬秘罔弗至焉戾積而身殉之彼誠自負巧也將不大拙乎哉其以巧敗也不

可謂無知其巧以拙敗也又不可謂有知有知而無知之死也寧不悲哉其蹈冥也邪且予又鑒之漢矣漢時不專使使論囚而郡國守相得徑取中旨自決而王溫舒義縱之徒出至具私馬爲驛上警族捕那人千餘家不二日報可流血數千里而自兢兢猶且惟冬月行盡也人主更能之下璽書旌權漢德抑何短也自非蛇虺毒螫人苟有生理者亦何可快意而婁剪之烏在爲民牧哉今聖天子命使予得奉天子使咸名稱行法而實不得專又於其中法不能勝

情者獨取其尤誅之令毫髮亡當於心得暫緩據實
請此其旨蓋在生豈不遠過越漢也茲議也期在洗
冤抑閔蠢愚辨疑似以聞上諸非大辟成遣論鬼薪
下者並得從未減亦既窮日夜力校勘情法稍增損
之俾刊布爲式凡撫屬之吏一一得宣而流焉千載
而下煥然聖天子之德意如舜日之重華而予小與
得竊附於三就三居之列則厚幸矣

○劉子威先生澹思集敘

夫道之菁英爲文文之有韻爲詩蓋不知何所自如
古今人物靡弗馳焉大道默默焉取碑旬鑿破混沌
磔裂元氣以雕大素而變希聲則其敝也而至人不
廢老氏糠粃一世翻然以西滅迹銷聲黯爾冥寄寧
復馳神雕繪者乃因文始而留五千言五千言庸詎
非文邪而白雲謠千金母青裙歌于玉童卽玄聖靈
人謂至亦語語至亦語語韻也仰而睇之夫雲蒼然
而霞爛然而雷電霍然亦文也夫調調矍矍颯颯
訝觸穴爲嘯遇松而簧亦韻也故鴻藻之士氣韻清
疎蕭曠之夫神情朗暢必發而爲文采鬱而爲聲歌

譬如根之有華谷之有響天動神來惡得禁諸然其
淺深工拙往往千里豈惟格以代降抑亦才緣質殊
含文而獨稱詩三百之降而兩漢也晉魏之降而六
朝也隋陳之降而李唐也如西日不返東流靡回雖
有神功莫之挽也孟德子桓之質而東阿之華也彭
澤之冲而江鮑徐庾之綺也沈宋之工而儲常之象
也元白之纖而李杜之大也如鶴長鳧短烏黔鵠白
雖有智巧莫之齊也我 高皇帝取天下於胡雛之
手南北王氣籠罩今占風雨岳瀆盡吐厥靈以故雕

龍之業亦光起前人爰出異代李何邊徐諸君導其
巨波濟南瑯琊諸君揚其洪流於時子威先生則獨
運靈匠自鑄偉辭有物必博有玄必鉤有思必湛有
語必瑰若太和玄嶽獨立天嶠跋扈齊州而不肯爲
五嶽下大海茫茫日月湧起雷霆下擊鉅靈走死造
物不惜簸弄若茲亦絕竒矣瑯琊棲心玄真業焚筆
研先生深契要眇常恐弗前而猶有斯集者何則至
人不廢也先生思窮垓北語駕鴻蒙竒古則神姦之
鼎雄爽則風胡之劒險峭則懸崖之溜深窅則瀕洞

之穴乘跨流電不可端倪亦既培塿子雲敷雛崔蔡
融屈賈而詣化駟駘馬以入深逮其爲詩又何獨到
也程古則蘇李拉旌三謝陪乘體近則正始命格大
曆取材當其得意便闖古賦之場至其幽遐居然真
誥之語可謂思苦志勞力勁神王沉淵無底排雲直
上披靡前後自建一麾良非偶也某少有蟲魚之癖
歲月既邁疋焉告罷偶聞澹漠之旨不啻渴夫之飲
財露瑯邪太原復時以鞏悅見規稍思沉默以學希
夷恬愉以養丹元墨卿之役廢置久矣而今乃爲先
生所挑也故菩提上果猶有聲聞大道神來未除狡
獪結習之不易刻如此哉夫綜物寫象迹事宣情則
此道爲勝若求之性命則此特其皮毛耳至寶不曜
真人舍光三歎斯語願與先生共勗之

南京鄉試齒錄序

代作

王者網羅英俊以賢不以齒故華顛非老童牙非少
才譖鵲起鴻烈砮隱要以其人何如安問年爲鄉試
有錄錄以齒者何也則讓之道勝也唐虞遐規帝道
邳隆百僚濟濟後世爲楷垂讓及新益讓朱虎熊羆

伯夷讓夔龍卽上材神智不以先人含德冲和宅心
柔澹故其所標樹者亦光明俊偉懸諸日月而聲華
到今是讓之道勝也先王之教人也宗廟膠庠貴老
尚齒進飲食則拜奉几杖則拜温恭遜讓之禮童而
習之以折其驕蹇之心而養其從容温粹之度當其
時士大夫之器局閎深德業無玷犁然多玉瓚黃流
之選詩書所稱後世豔焉帝王以還代不乏俊邁之
士或好通脫而惡繩檢習矜露而耻弋藏擊拳曲跽
鄙爲俗儒倨傲鮮腆自爲快士輕俊子弟薄有才藝

至傲其父兄童子何知稍解伊吾輒輕其先輩讓之
道蔑如也藉令他日出而立朝腹笥五車言如春華
能如轉環智如倒囊其量不足稱也嘗試以後世之
士大夫與朱虎夔龍諸公潔長較短或材智不甚遠
而氣象自別其所標樹奚啻星淵士奈何不遵德讓
哉不佞寡昧謬司文柄於南國峩峩南國維士之藪
蓋自六朝以來山川盤回靈氣日開文風日暢家藏
夜光人握靈蛇雕龍之業不可謂不盛矣然竊聞之
俗沿浮華士好揚詡少負雋氣操筆斐然輒思傾江

左之彥貴都下之紙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則讓之道無乃缺乎是不佞之隱憂也南國之文盛矣奈何復以文進之是以水濟水也故余於多士不憂其不文而憂其不讓子雖神聖不加于父弟雖上喆不先於兄溫然平和沖然挹損濟濟多士雖與唐虞方駕可也故士大朝則以賢居鄉則以齒以賢則得真才以齒則崇讓德得真才則國臻於理崇讓德則俗還其醇聖王之立教作人意亦弘遠矣哉爾多士勗之余將藉以報聖天子矣

抱侗集序

代作

丹陽姜先生之爲吾邑博士也不佞某實出其門先生學講性命教本人倫以作吾邑布衣常帶之士吾邑布衣常帶之士沐浴大雅瞿然顧化亦旣彬彬而先生胸懷平澹格韻清疎振鐸之暇留心吟諷歲月云邁積以成篇躬殆庶之林而兼點也之趣每讀先生詩泠然飲水矣夫清流不出於淤泥洪音不發於細竅襄陽蕭遠故其聲清和長吉好異故其聲詭戾青蓮神情高曠故多闕達之詞少陵志識沉雄故多

實際之語詩本性情寫胸次捷于吹萬肖於谷響弗
可遁也先生之詩平澹清疎如其爲人間涉世故時
輒扼腕不佞某乃有以窺先生之際也昔陶靖節蟬
弊塵壒獨立物表故其爲詩冲澹幽人韻士嘗好習
之至讀其荆軻等篇則知此老胸中磊塊之氣曷嘗
盡銷先生實近之先生蓋道足以淑身心教足以澤
萬物材足以應世故詞足以陶性靈故可貴也先生
令弟大司成鳳阿先生金碧麗藻煙霞體氣知幾有
道人也先生於司成爲兄清標遠韻咄咄竝朗京口
三山之勝獨鍾于姜穆乎休哉足以表俗昔王祥于
正始不在能言之科人間與談理致清遠先生以道
學顯名而所爲聲詩若此有德者必有言詎不諒哉
某夙荷先生教粗有成立今則簿書刀錐汨其性靈
風塵牛馬損其神識豈惟立德卽併其言失之其何
以復于先生譬之市井之夫而譚雲壑之致低而內
愧矣

○梁伯龍鹿城集序

夫吳越古龍子之國也語英靈則石帆林屋標其勝

考人物則伍員種蠡擅其奇選雄剽則水犀君子賈其勇微妙麤則夷光鄭旦揚其輝南徐以東禦兒以北蓋天地秀拔道上之氣偏焉予讀左國春秋越絕諸書卽其所爲煙熅噴薄者何其翕而愈張出而靡已也迨入皇代益以纏縱文章之伯上掩天心神仙之踪下絕地肺龍蟠之夫滅跡霞表鴻漸之士高議雲臺穆乎休哉單前隻後如天雞乍鳴海日橫出未有若斯之烈者也余自汝潁稅駕由拳攬轡山岡紆軫羣彥載喜載怖如竦身罡風矣崑陽蓋有梁伯龍云伯龍少時好爲新聲是天下之絕麗余聞而太息以彼其才令力追大雅上可東阿蕭統下不失爲王江陵李王孫而胡乃自比都尉侈爲豔歌是以龍驥捕鼠也近始得其古近體讀之儁才豐氣往往合作益大欣賞其始一何皮相也故知名姝國色冶容則冶素面則素朱絃白雪房中則房中郊廟則郊廟何不宜哉伯龍爲人長身嶽嶽氣韻蕭疎家貧晏如條然物外所至山林褐博王侯貴介無不爭致伯龍伯龍入戶把臂爲驩而已譬如海鷗野鶴時或近人

而終不依人故其爲詩當其綢繆間多情語當其蕭
散間多曠語總之玄霜絳雪非世所常珍余於是而
益歎吳風之亶厚也夫草木之華必歸之本根文章
之極必要諸人品延清泐忍君子賞其文而薄其人
襄陽清遠則此道益貴也伯龍旣長麗情復多曠度
身有八尺之軀而家無百畝之產入媚其妻子而出
傲其侯王故天壤間何可無斯人何可無斯語

范太僕集序

詩者伎也其爲道也小其爲象也假而古今之人率
馳焉甚則畢一生之神力而爲之曹劉潘陸顏謝江鮑
徐庾陰何蕭范以及三唐諸公專門名家其于詩譬
則其飲食裘葛固也無論卽至人玄聖匿跡含靈英
物大儒崇鴻務鉅非屑屑然爲詩者而時或不廢孔
子神授聖智嘗欲法天希言而至手刪詩以傳後世
龜山之操兕虎之詠至今伊吾人口竺乾古先生修
真去妄總空一切而間留偈語詩格宛然余讀黃庭真
誥金簡玉書琅琅鏘鏘盡作韻語故知東華西池南
真北陰鬱蕭彌羅之土蕊珠之中曷嘗不以此物爲

貴也又況文士墨卿暢情流響夫何恠其殫精竭神而終其身爲之哉古今之人才智不甚遠絕殫精竭神終其身而爲之而格以代隆體緣才限儁流英彥逞其雄心于此道淺者欲其深深者欲其暢蹇者欲其疏疏者欲其實弱者欲其勁勁者欲其和俗者欲其秀秀者欲其沉狹者欲其博博者欲其潔以並駕前人誇美後世其心蓋人人有之而賦材既定骨格已成卽終身力爭而卒莫能改其本色越其故步而止以精工存乎力學而其所以工者非學也以超妙

存乎苦思而其所以妙者非思也三唐之不能爲六代亦猶六代之不能爲三唐五七言近體之不能爲十九首亦猶十九首之不能爲五七言近體徐庾之不能爲陶韋亦猶陶韋之不能爲徐庾青蓮之不能爲少陵亦猶少陵之不能爲青蓮世有智籠宇宙力格羆虎而用之聲詩則短辯倒江海巧雕衆形而施之陰咏則拙故雖小道亦有不可強而能者雲間范太僕先生天資俊邁器局端凝爲郎爲督學爲大方伯所至展采錯事弘伐隱起而閒情曠度時寄之山

川風月車轍馬跡殆半天下而登覽唱和之什布諸
區內雲散霞流久而成集不佞某得而讀之大都沈
雄和暢出之自然高者業據大曆上座稍稍降格亦
不失錢錙雁行蓋先生身嬰天人之大寶心覽性命
之玄超故雖簿書填委若在丘樊王事紛拏不廢吟
嘯及其挂冠而歸谷水之陽輪鞅去體禽魚來親澡
水晞崖益耽篇什不佞以吏牘小暇時得侍先生杖
屨于西余天馬之間見先生逸翰颺飛嘉藻泉涌口
不言而神伏焉夫自三百篇而降士大夫之攻聲詩

者何可勝道然而英靈河嶽代不數人秀句瑤華人
不數首其間剗心徹形聲銷名滅生有千萬言而死
不傳一字者又不知其幾比于候蟲方以候鳴亦以
候止此修名之士所爲涕泗嗟傷者也顧萬物之形
容聲響皆有銷歇時而惟精神不可磨滅漢高帝西
楚霸王大風垓下之歌不過三言耳而萬古跌宕千
秋悲涼則其雄豪沉鷲之氣不滅也又况至人高士
陶洗性靈而發之者邪孫公和塊處石室竟日亡言
而後之人猶能道之所以傳者不在言即又安用多

白木集 卷之二 十三
為而范先生之詩固自有足傳者在要不在詩將閒情曠度時寄之山川風月是乃先生之所以傳者也

王問伯制義稿序

夫出而必薄盈而必缺天之道也不佞觀霞之燦也易流崖之削也易泐竹之表勁也必虛其中華之香烈也必減其色故物莫有過盛過盛則物妬之吾不能無疑于問伯問伯之先自其王父以及于鳳洲先生與其仲父麟洲觀察振絕調蹈名荒掩靈秀空人羣其盛至於無以復加而衝風之末猶為問伯是天

之驕王氏也莊生不云乎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羽也無力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今王氏之積厚矣有力大天顧驕王氏乎哉昔先大父司質司馬精誠耿亮功在夷夏而以讒死天下匹夫匹婦寃之比于宋之武穆是造物所哀也弇州兄弟之才之文籠罩千古而汎愛兼容寬然長者天下之饑寒不絕于門而才駿不虛于席進蒙其噓獎退而詬詈之朝沐其恩注暮而齟齬之兩先生弗聞也進而噓注之歡然噓注而詬詈而齟齬之歡然退而詬詈

自本集 卷之二 十四
齟齬之而復進復歡然而曾不以此爲德不卒也此
其器量何如哉是造物所賞也造物哀而賞之其錫
必厚印司馬之後是爲兩王兩王之後是爲罔伯固
也何驕之有罔伯士之駿也我以爲駿人以爲駑至
干一旦以文冠其南國南國遂帖然從而駿之嗟嗟
此罔伯也今一何駿始一何駑乎昔人之謂王藍田
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其家猶爾矧他人哉玉
之在石也和氏以刖及其剖也秦人奪之趙人爭之
玉非有改也罔伯剖矣吳故多名士以予所見其爲

罔伯而未剖者吳猶不乏在事者惡得不注念也弗
念則皆駑也駑而駿之爲日不晚乎以罔伯之才之
文一冠南國而南國帖然則呼順風也雖才且文抑
或以其弇州先生之子邪以罔伯爲弇州子則呼順
風弇州而有子若罔伯者則風水之積厚也雖然余
終虞造物之妬子矣陸士衡明知道家所忌而猶冒
而爲之難以語智周魯靈長大都以忠厚謙冲之道
勝也罔伯祖父以精誠寬大承家數世之後乃有罔
伯罔伯遵而行之後未艾也而其道在損老子曰吾

白木集 卷之二 一五
之所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罔伯之用物
弘矣弘而不已必有後憂故罔伯之爲駿也玉也冠
南國也是皆所當損者也究之卽罔伯亦損也損則
虛虛則亡不游矣入水不濡入火不熱貫金石而無
碍步日月而無影則虛之極也罔伯誠思之今則駿
始則駑剖則玉不剖則石駿也駑也玉也石也何常
之有知其無常而猶屑屑然有之是夢者之抱大珠
惟恐墜也嗟嗟罔伯之寤也久矣

東遊記序

予讀杜少陵詩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則心神冷
冷爲爽也岱稱東嶽其上七十二君丹書寶籙在焉
白雲起于封中曜靈出于日觀身在絕頂罡風扶之
目極銀海嘯通帝座當下界雷電交作風雨晦冥上
方且披豁虛瀨萬里朗徹又元君所治作鏡子東笙
簫鸞鶴往往而見靈區勝蹟固圖記所張皇哲王英
主所豔美而幽人韻士所栖遁也余生平勝情勝具
頗亦不乏而車轍馬跡未得一捫梁父則天弢之爾
豫章朱大理可大與東阿于太史可遠東遊登岱立

白相集 卷之二 十六
馬封中夜半聞天雞觀日出齊州一指大海一沫澄
光灑氣了無端倪振衣長嘯謾謾與五松寒濤相應
骨雖未僂輒使人有凌虛出世之想咄哉兩君茲遊
一何竒絕也兩君各得詩如千首其道中所得者總
之屬于登岱余讀其詩太史深秀婉暢骨格天成大
理峭拔沈雄高華絕世方之老杜可謂異曲同工故
余以爲山靈之遇秦皇漢武何如一當兩君太史生
長東土岱其家山大理以謫居故得偕太史同遊雙
標佳韻並映崖谷則泰山君之微寵靈于兩君子也
余無從東行日手東遊記一編卽宗生臥遊然而余
五嶽之遊皆臥也

屠司馬詩集序

家司馬天才豪逸凌轡當代自其少時落筆吐語光
芒亂射如乘躡列缺閃爍變幻不可逼視慨然有志
于作者及釋褐服官出入中外遂講古豪傑經濟大
業耻攻雕蟲徒空文自見及秉鉞于楚奉 詔修玄
嶽謁玉虛師相探金箱寶笈下而遇異人青羊橋上
恍焉有悟則又冥心至道栖神清虛不欲以擊悅之

文自取銷精耗氣也故其爲詩貴跌宕而黜纖細尚
雄渾而薄雕鏤務興趣而略聲律其間有語直而意
婉體質而色華句淡而味濃調險而氣適或情境所
到頃刻千言或累月沈冥不哦一字是雄豪大人鉅
麗之章固非隅曲之士所爲嘔心枯形而得之者也
公晚年擺落世務不以一物經心時拈枯碁時銜濁
醪罷則終日危坐興至矢口偶成一詩取適而已了
不求工而天機流暢顧有非嘔心枯形者所能到嘔
心枯形者務以死求其驚人而索之味短公了不求

工矢口取適而徃徃神來則存乎養也司馬少負竒
穎中歲奮於勦烈晚杜德機舍光塞允儻所謂古之
有道喆人者非邪若而人者卽不留一語不垂一文
其神氣固足不滅而況名章大篇纍纍若此何憂不
傳余與公爲諸父行而少于公甚總角相眷受公國
士之知三十年公年八十化去余時作由拳長聞計
爲位而哭公極哀白日爲余慘淡匿光道路聞之至
哀慟父老云蓋至今公與張司馬同一尸祝而公子
田叔有俊才淑質清真好道與余爲同心交卽余不

白梅集 卷之二
手定公遺文以傳後世誰當定者嗟嗟子期亡余琴
可破矣臨文三歎心折于茲

靖江朱氏族譜序

夫葵衛其足葛藟陰其本根萬物猶然而況含靈之
屬哉先王之世最重宗盟則以敦睦展親義之所出
也古者如姬水大嶽神堯李耳必推其自襲神明之
器嬰天人之寶彈壓神州光起榮烈恒必由之魏晉
以來益重門伐矣崔盧王謝顧陸朱張其在江左代
號鉅宗門寒地賤者卽身都將相朱紫赫煜而退而

不敢與齒必也求之芝草醴泉之云無乃固哉然而
烏衣之胤世有門風文藻器具亦在所深也則宗盟
之關乎人不尠小矣靖江朱氏僻在菰蘆遡而求之
實故江左著姓僊源靈根判簿是如篋籙藍縷懷遠
實開之判簿而上茫昧哉懷遠以下胡其蒸蒸也江
左于寓縣無當一丸靖江于江左無當一粒而朱氏
乃巋然顯於龍子之國至雲仍之盛如在明君者遂
以行義風調藉甚其聲山輝川媚烏得闕諸乃知長
松之礪礪上千雲霄下蔭茯苓大澤之噴薄細育蝦

蛆巨產龍蛇其所由醞釀鬱蒸遠矣朱族故有譜不
盡雅馴在明君乃聘太原王百穀先生纂修焉約繁
文陋雕龍繡虎亦既彬彬遂冠南國其間稍多剗削
要還大雅而宗人自愛其痴日有哢哢百穀與在明
君堅持之不下也王君以俊才朗識爲朱氏董狐孫
盛此腕可斷而筆不可奪彼宗人無趙宣子桓大司
馬力奈何曲筆事人而令後人嗅輒穢之也快哉太
原金石比烈今代乏信史矣焚香開局則有蘭臺石
室在若而夫不以登而令螿弧之管小試波臣之官
又未免哢哢者口也是士孫氏所嗟也

○少室山房稿序

夫詩難言哉標拔藝苑掩罩人羣蓋搦管者率多雄
心然定精而索之必有所不探畢力而趨必有所不
至覽觀古今學士大夫之作事勝則傷致情勝則傷
裁理勝則傷韻氣勝則傷格浮豔則傷骨緊迫則傷
神是詩家之魔事也世有小才猶得一體輒自斐然
驟之鼓吹而徐之音歔擊之春華而味之嚼蠟豈
不力天則刑之夫夜郎王惡知漢大哉余友胡元瑞

束髮治詩駸駸高步濶視比于蒲稍躡浮雲而上其
氣盛其才豐也十九首如洞庭雲門千秋寥寥用其
語則襲不用其語則遠作者爲短氣罷爾元瑞獨奮
而嗣響不襲不遠庶幾古人典刑曹氏父子以下取
法而裁匠心而運詣妙境矣而尤長于五七言近體
無音不亮無思不沉無體不厚無骨不勁無韻不飄
無法不比其雄大而峭峨眉劍閣之秀其縱橫而整
混陽鉅鹿之師人曰于麟不歿回誠知言然其離合
變化則不盡出于于麟也弇州兄弟汎愛兼容爲世

溟渤一至此道便持不下而獨盛推元瑞海魚龍鮓
非司空疇賞哉余與元瑞同舉于鄉兄弟之義甚好
知元瑞詩自兩王公外宜無如余者雖今元瑞自言
之大都若此矣蓋自余爲吏與元瑞不相聞者六年
癸未握手都門數從海內諸名士游余兩人遂益驩
元瑞謂余曰子修辭海上士爭執牛耳而盟子家藏
靈蛇人厭鼎鬻獨胡生眇不聞磬欬之聲久矣子且
懸書以詫海內海內冠帶同盟之士載書登藉纍纍
如雲而獨寂然于金華牧羊兒余則不遭亦子他日

千秋之恨也家有山房做帚微享千金子盍圖之余
曰子詩業乞言兩瑯邪其爲千金大矣余奈何復爲
衝風之末乎乃元瑞請不已而余之車馬復有行色
于是勉爾抽毫面目沙土口吻煙霞余則愧之顧余
兩人之好與余之知元瑞詩若此其深也非是言則
天下不得聞余惡能已哉

○嘯廬四賦序

昔大禹覃神蒼水應之金簡出焉愚公專精帝爲之
懼操地之神下焉矧文章者靈明之器也上帝之所

命鬼神之所憑日月五曜之所會嶽瀆風雨之所奔
其爲物閎矣劉向發祥于青藜文通乞靈于彩筆子
雲吐竒于白鳳王孫徵異于玉樓秀絕之姿卽得之
天接自非精神所潛胡由獨詣也文章道鉅賦尤文
家之最鉅者包舉元氣提挾風雷翕蕩千古奔峭萬
境蒐羅僻絕綜引幽遐而當巧自鑄師心獨運豈惟
樸遯小儒却不敢前亦大人鴻士所怯也卓哉此道
盛推西京建武之中長卿其傑識者謂其賦不似從
人間來稍降而執戟便遜前人譬之良馬工步輒方

蒲稍毛色僅存神骨頓減彊弩之末則有景純玄虛
諸公雖非天來亦復砰隱比及皇代王氣鬱昌文藻
連翩此道終缺北地盧枏差稱矯然亦鉛刀承龍劍
之乏爾二百年後乃有董生董生好古耽竒軒軒擣
舉他文尚多未備而獨逞其雄心慄氣于四賦方其
研精索之枯形嘔心神氣四揚逮其既成拊玉縱金
掩罩區宇出以示時人時人未之竒也余適歸自萬
里董君揚明以其賦來謁屬余敘之若左太冲之徼
寵靈于玄晏先生然者余始讀之咄咄神爲王也再

讀之矍然惛伏至讀之竟魄爲泚泚兔朗若蹈虛空
而翔冥極嗟乎玄珠契詒離朱之所不能得而董君
得之溘而夕死固可無恨余又聞君賦將成遂感異
夢信也詎有此道而不通神靈者哉昔長卿賦出帝
乃出不同時大冲一當皇甫君言都下遂爲紙貴余
旣賞君才而又嘆君之不遇雖然以俟千秋萬歲可
也

白榆集卷之三

東海屠隆緯真著

序三

李山人詩集序

夫水之觸石也松之遇風也泠泠蕭蕭嘹烈而清遠
出而土囊吹而爲吹胡其夙乎則其所計者然也騷
人墨卿無代無之後人乃往往好讀仲長統梁鴻鄭
子真尚平韓伯休陶靖節王無功孟襄陽諸家言豈
非以其抱幽貞之操達柔澹之趣寥廓散朗以氣韻

勝哉孫公和獨處石室嗒然而已嗣宗對之長嘯意
盡而退至半嶺間嘯聲振崖谷若數部鼓吹顧視乃
向人嘯也而嗣宗輒用自失高韻勝氣一嘯而足卽
安所事譽欬之言故詩不論才而論性情亦存乎養
已世有心溺珪組口冒煙霞其言雖佳其味必短何
者爲其非真也余友李山人賓甫少而辭榮中歲石
隱家幸不乏負郭弛于負擔所居有林臯泉石之勝
灌園垂釣與禽魚親發爲詩歌力去雕飾天然冲夷
語必與情冥意必與境會音必與格調文必與質比
非獨其材過人蓋根之性情者深哉則其所得於丘
壑之助不小也少室終南詎不脩然一絃時榮體氣
遂別雖復津津雲林如嚼蠟何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此山人之所以幽絕足賞也余少家龜鼉之窟野性
甚習蓋庶幾有山人之心不幸爲世網所羅幽人之
致減矣而猶復與山人津津不已是天台子微之所
以笑盧公也雖然神遊八極青蓮庸詎非嘗在供奉
之班者邪

贈楊大夫應召北上序

夫吏道尚循良古今譚之則天子所使救寧區寓牧
養元元俾無敗羣斯其職也釋此不務務栩其精神
獵華弔詭爲歛苛斲絕之行以鬪竒買名驟而施之
可以得志然于計安黔首之道蔑如也又或媵阿闖
茸猾稽圓通巧以游于世而規取大利亦時人所賢
無乃非莊士之操哉乃若爲吏而寬然仁慈悶然淳
樸行安而志和神安而氣定周詳整暇兀若丘山覃
思致精壹意黔首上不立竒節以驚時下不習繞指
以媚俗而吏道醇白絕無瑕類則吾鄞大夫楊侯是

也鄞于越絕爲最鉅西控吳楚東接溟渤俗華民貧
枵若大瓠然飛蓋結駟者出輒成羣風之靡也務日
以煩侯之胸中殊不煩若冠帶雲集案牘山纒厥曉
曉者其下如涕侯悉徐而聽之蓋人人靡弗得信其
口旣而徐出一言剖之亦人人靡弗厭其心其神氣
固常凝寂也事上官共而無諂禮鄉士大夫敬而無
隨治事勤而不苛出令詳而不細而精神計畫壹以
爲天子牧養元元爲急故陽春之意常多于秋霜士
庶亦以生我之恩附焉連袂而歌交口而頌無間黃

稚婦孺蓋自古以寬和得黔首心未嘗有若我侯者
卑窪無論卽高自斲絕炎炎隆隆鬪而獵取一時聲
譽者久之且索然銷沉彼不茂其根而茂其華效固
若此侯惟溫溫愷悌不爲若高而聲實隱起遂爲東
諸侯冠語有之鼓鍾于宮聲聞于外然是豈侯之心
哉侯知奉職循理而已今夫水性好平長風下擊濤
如連山水不辭爲下百川歸之至于稽天侯之政平
而善下世之務斲絕竒詭者卒莫先焉故上善若水
侯今行矣朝謁 至尊莫列臺省則他日之風稜嶽

嶽龍矯而鵠擊者庸獨非侯邪嗟乎余東南罷矣固
侯所耳而目之當 人主前席侯時訪問民間所疾
苦余願侯首以海壖之氓置對余與邑父老子弟世
世徼侯大惠雖在闕下猶東也是役也侯部下士方
若陳君等數十曹何實乞贈言于余侯之居東惠愛
在氓黎而章縫之徒佩德尤切焉余觀多士趾未及
河之津而面皆慘色其在父老子弟可知矣

送大宗伯徐公致政歸三吳序

夫于將莫邪神物也俯截海水仰挾浮雲其用良可

寶也鑄而成之詎易乎哉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谿涸而出銅甬師灑掃雷公擊橐蛟龍捧爐天帝裝炭太乙下觀其成若斯之難也異人豪傑稱社稷之器噲吟砮隱光昭金石垂千秋名故非偶然也其生必挺河嶽之氣而其成必有操鼓鑄之權者出入于蠻煙瘴雨憂勞于百折勛展轉于死生禍福然後神完氣定而可任大事若今大宗伯江左徐公是也公爲人磊落淹通博物知古明于當世之務與之譚洞極三才兼綜萬變陳先民之所常言吐洪蒙之

所未有了如倒囊而出物德器凝重不爲物先迫而後起事無大小靡不倉卒立辦游刃于虛無有足難先生者而尤善當事變撼之不挫驚之不怖有古大臣風公材故自得之天授乃按其生平其所玉成于鼓鑄者良深哉初爲祠部郎有聲時世廟躬修玄默饗祀郊時上英明嚴重百司頗難于祇承而公爲祠官累贊鴻禮咸惟公勞有不由公則不協諸郊廟疏辭樂章多出公手間有不出公手輒無當於上心大宗伯甚倚重公公亦孳孳必飭在事凡六年

出爲荊州守大宗伯吳公深惜之荊州沃野俗獷宗室多橫不法公用包荒馮河恩威大著沙市者荊州稱上腴一郡仰給而景殿下心薄封土用宵人言計奪沙市以自廣沙市者荊人待以爲命而景王以穆廟親弟取上旨收沙市何啻泰山壓卵公曰沙市者荊人以爲命不可不爭夫此非天子之尺土奈何親王得規以爲利以計給王使而身就詔獄時同事一二大吏懼撓天子骨肉親禍且叵測太守實首難而波及同事罵公不容口公以歿持之而神氣

屹不爲撓

上特原公其事竟得寢公知爲黔首歿

爾事寢而特見原繫非公本懷也余聞之楚人公去荊州時父老子弟爲歌謠而慟哭遮公者擁車前後幾百里及由藩臬晉御史中丞開府鄖陽時江陵相國有父喪他中丞動以數千金爲奠賻最少者不下千金率取之郡中鄖陽守某業先意爲公治千金而微探公旨公大駭笑曰寧有爲天子撫臣而以千金賻相國家喪者禮則有奠餘非所敢知守以例爲公置奠禮稍華公又卻之曰禮哀有喪華何爲者易之

而後行江陵先是心服公爲守狀至是雖不憚返其
奠而益敬公大節凜凜若此及公由鄖陽入爲少司
寇未幾遂晉大宗伯江陵謂公曰秩宗典禮廢墜已
久賴公一振刷之公視事後與諸司日夜講求凡
國家大小之禮仰規先生下合當世務定畫一以爲
楷模諸所釐正犁然每與江陵議大典禮恒鑿鑿持
正論無所阿江陵雖強懷內不能平而恆勉從公江
陵刻深好諛敢排天下公議而直行其胸臆所引用
多從諛小人竟以此敗而獨能心知公材拔之稠人

登之大位以彼其盛氣恣睢一言且語所當無不立
糜者而特屈體容公卒能殫心擘畫興于禮樂雖江
陵一隙之明實公生平鴻材亮節有以折服姦雄心
耳公在南宮三年適山陵事峻覃恩加公宮保而公
遂乞身天子特念公勤勞久優詔許公乘傳歸嗟
乎公老矣而神明視履尚未衰何輒謝事然聞之功
成名遂身退天道也公及未衰而完身名以東東則
有虎丘洞庭在擘結煙霞婆娑而遨焉公則適矣第
老成去國有識所嗟不佞幸得以職事從公後方竊

自喜朝夕咨諏庶其不迷而公乃東一旦遇朝廷
議大典禮不佞輩瞽瞍其何所裁是不佞輩之戚也
他日主上或思黃髮行首及公其胡能遂安枕東
山片石哉

○送殷無美出守夷陵序

夫人徼山川山川亦徼人穆天子遊崑崙涉瑤水而
後與西王母遇軒轅氏登具茨崆峒而後得一當廣
成子人不徼山川乎會稽以神禹茅山以叔申匡廬
以匡君焦山以焦處士山川不徼人乎幽人曠士目

窮九州胸絀五嶽卽一瓢一衲而從之亦足愉快而
况縮符結綬得天下佳山水處臥而撫之半治簿書
半理芝朮人吏散去白雲下來冷然足暢也又何羨
交戟之下乎昔謝玄暉出守宣城牕中遠岫庭際孤
松標韻蕭遠至今猶稱謝家青山焉風華映人遠哉
世人目金華爲清虛鄙簿領爲穢賤夫清濁寧視其
境視其心爾故跡寂心喧金華亦有穢賤跡喧心寂
簿領亦有清虛大丈夫朝釋草履暮縮理人印得以
專城南面而爲其所欲爲而又得坐擁靈區秀壤結

白梅集 卷之三
人外之孤悰而寄胸中之寥廓是人生大快事也余友殷無美江左名士結髮讀書以蝥狐先登秬壇南國之彥靡然從風年逾四十始起家進士以彼其才有國鴻寶乃上不留金馬之門下不直含香之署而僅領荆南斗大一州以出人多爲無美抱忿悵不平謂騰空之驥不以捕鼠刺象之劍不以割鳧嗟無美而以捕鼠割鳧邪余謂不然陸士龍之于吏道甚習嘗爲宰有異政而卒以文掩皮相之士往往謂文人卽摘藻如春華無益殿最毛髮斯楊子雲之所以薄

雕蟲曹東阿之所以求自試也無美斧藻之辭業聞于天下所不知者吏道也而無美雖儒生爲人顧深沈有計略可與成大事試之牧伯且以綜核精彩大罃風猷爲文士解嘲而又以吏隱領略山川風物美哉斯遊又安所用其忿悵不平爲也寰區山川風物之美莫如荆南蓋自古記之七十二峰之上朱陵紫蓋兀立雲表洞庭雲夢浮天無際薄魚龍而吞日月片颿浮大江而上蕩潏衝擊波濤相礮使人心氣恐怖驚其險絕若夫順流東下方舟如箭鳥啼猿嘯峰

白木集 卷之三 九
巒來迎瞬息千里使人神骨冲舉樂其凌虛僊靈怪
異則有巴陵黃鶴之遺焉雄豪恢詭則有七澤大獵
之事焉妙麗恍惚則有涇陽龍姝巫峽神女漢臯湘
浦之靈焉閔肆鉅麗則有倚相屈宋之材焉蘭芷射
干茝離蘼蕪參差歷亂咸可采擷大丈夫握盈尺之
組儼然蒞荆王故國而遐歷周覽六千里之山川風
物暇日集賓客登陽臺把酒吟眺卽神女滅沒隱見
修容端靜不復敢以片雲點使君巾袖躡君山謁黃
陵廟而髣髴聽湘靈鼓二十五絃時倚春竹時隔暮
花亦足暢矣詎必騎一欵段日盤跚躑躅長安道上
而後稱顯融得志哉嗟乎無美行矣海上有得道神
人方且餐霞絕粒而遊乎太清之表浮雲三事若將
挽焉固無美平生師友也卽藥巴王喬安知不爲無
美哉余嘗濫青谿長不習爲吏而刳心去智亦嘗與
海上得道者伍葢庶幾無美同調乎無美行矣南嶽
祝融之神且命掃地十里而候使君前茅矣

王茂大修竹亭稿序

夫詩者神來故詩可以窺神七之寥廓者語遠端亮

者語莊寬舒者語和褊急者語峭浮華者語綺清枯
者語幽踈朗者語暢沉著者語深譎蕩者語荒陰鷲
者語險讀其詩千載而下如見其人士不務養神而
務工詩刻畫斧藻肌理粗具氣骨索然終不詣化境
古之名家指匠懸諸通都白日與天壤俱非其詩傳
神傳也余友天台王茂大才氣豪逸天藻爛然爲人
抗爽表裏洞達望而知其豪士莊人似萬曆五年進
士出宰進賢吏道醇白冠東諸侯召入諫垣言事忼
慨無何外補楚臬王君不少芥蒂笑謂人曰楚故大

國之風哉三湘七澤台昔稱空濶鉅麗荆王之所馳
騁屈宋之所悲歌漢臯湘浦之所出沒幻化魚龍雜
還苻藻參差余所治衡嶽則有祝融南真在焉七十
二峰實邀余杖屨余五嶽之遊實始于衡快哉茲遊
帝寵靈小臣多矣余觀于茂大之處此而彌信茂大
之標韻脩然物表間讀其所爲詩亦秀逸跌宕淋漓
不休肖其爲人甚茂大之詩神來哉天台一時蓋有
兩王生云其一爲恆叔恆叔蕭曠玄解有出世之度
詩亦冲融其台嶺之秀所鍾邪一栖兩雄余懼山靈

之罷于奔命矣

○送董伯念客部請告南還序

吳興董伯念童牙稱奇稍長高視逖聽豐意千秋之業讀書自黃虞墳典而下卽齊諸禪官無所不窺下筆自古文韻語周漢隋唐而下卽近體新聲無所不誦覽其謨結往往神來徜徉恣肆驅白浪乎丰容擢秀吸青霞乎當其意得蛟龍上馳雷霆下擊閭浮震且須彌崑崙時吐胸臆而日月五星嶽瀆風雨悉趨毫端驟而逼之神驚靜而對之氣爽其才如此爲人

通脫暢朗飄飄欲僊與之遊輒生人外之想少負奇穎賢而抱虛長于朱扉華而能素秉心尚通縱而知檢雄文早達貴不及汰白屋寒峻之士雲歸之古有東阿蕭統以藻揚伯倫無功以快稱平原大梁以俠著伯念庶幾兼焉而尤好不佞不佞薄收東海聲伯念耳之甚習比南宮一接目擊道存歸語客曰屠生果然快士向也吾聞其聲今望見其氣矣自是引爲臭味雖吳國雙鈎延津二物不是過也居無何伯念頗厭居舍香之署請告還吳興吳興東連越絕西接

姑胥山水秀潤甲天下菴回谿上青沙白石紅藻紫
荇歷亂而參差嘉魴素鯉鴛鴦屬玉飛鳴而上下瓊
樓紺宇畫橋遊舫襍遯而周遭天清地晶丹霞映空
松括怒號風雨忽至則天目諸山之變幻也梅花萬
樹桃柳綺錯煙惚雲島雞犬秦人則青芝諸山之幽
絕也伯念曠士乃一朝歸而盡有之蠟屐捫崖擊楫
橫波風吹巖阿月出浦口山采芝苓水擷菱芡朝餐
沆漚暮領殘陽意與所之累月忘返覽六博于花間
弄寶瑟于石上尋高僧于古剎逢異人于深林則可

以離垢絕塵凌虛逕度又何戀一曹郎之榮乎不佞
故海上披裘帶索之夫也偶邀時幸竊祿下寮生平
有煙霞之癖日夜不忘丘壑間而苦貧無負郭一頃
飽其妻孥不得已就五斗中外風塵馬蹄未嘗不結
思東南之佳山水于伯念行尤極惘惘不自知其神
與俱馳矣雖然世亦有有之而無無之而有者夫仰
熙丹霞煩澡淥水身在靈壤心嬰好爵是有之而無
者也外溷世法內宅清虛足蹈九州腹隱五嶽是無
之而有者也伯念歸而有君家之天目而不佞留而

有吾胸中之四明其爲消搖一也君卽安得以其所謂變幻者所謂幽絕者詫我哉

○行戍集序

夫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古今以爲名言余獨曰不財最穢濁故溺貪夫名近清虛故動烈士語是矣而非其至何以故夫金可鎔而不可改其剛蘭可焚而不可易其香隼在轂猛氣具虎方乳雄心存彼且然而彼亦不自知其所以然此天性也藤蘿善附松柏燭秀庸夫選奕壯士義烈亦猶汪罔之不爲焦僥媼毋

之不爲夷光哉聶政刺客之雄耳意氣所激猶蒙面抉眼自滅其名非其姊以歿白之後世誰當知者而况卓落大賢英偉沉毅夫旣天植其性而又佐以古今博以義理彼其胸中之跌宕方且糠粃六合浮漚天地烏睹千秋小名乎夫萬乘在前斧鉞在後直鈞推之曲鈞引之自非百鍊之剛脊亂戰隕五色無主何暇修名修名者曲士之規非卓落大賢之操也故相江陵陰賊鷙刻操下如束濕暴而宣慾睚眦殺人多布腹心中外同察採訪凡僕及江陵者卽片言細

事亡不以聞立得奇禍中外道路以目會江陵父死
懼一旦大權去已人乘其後且獲罪叵測謀奪情不
奔大小臣察其儔不畜憤而就李沈君純父時爲比
部郎與同舍郎艾君輩四三君子先後上疏爭之江
陵大怒上疏者並得重譴沈君廷杖至八十謫戍南
海逾四年而江陵歿沈君等皆賜環當其裒創忼慨
出都門都人士女無不蘇蘇泣數行下而君故豁如
此之南海蠻煙瘴霧之與俱狐狸山鬼之爲友姦人
侗影凶類含沙當其時命何止一椰葉哉而君又豁

如日提一壺尋野人山客相與啖荔枝而聽鶯聲枕
椰樹下快然自適頽然自放又安知其身爲遷入遠
在瘴海時與歿隣哉以故發爲詩文沈雄俊爽鎮壓
百代何則其神完其氣定也夫蘇屬國十九年雪譽
所當萬歿自分此身終胡地灰耳詎能料其曰首歸
國乎沈君南戍侗影含沙者滿前後令江陵緩數年
不歿君之爲嶺徼游魂必矣生還何望焉此非以歿
生爲旦晝以四大爲幻妄者不能辨而謂其持七尺
博千秋小名乎純父在南中所爲詩文名曰行戍集

白梅集 卷之三 十五
新都理龍君善遇純父燕邸驪若平生讀其集歎賞
不已携之篋中將命工闕于官舍而沈君則以敘見
屬夫桑陰杵臼片語卽合風期同也君善少年挺洗
馬之姿兼平原之藻翩翩氣俠雅擅南國俊流宜其
與純父一見相賞輒忘形骸也而不佞某並得幸于
兩君子愉快矣雖然純父業耻殉君而君善復傳其
集無乃非烈士意乎夫純父有道者視茶如齋齊夷
險叢生而時寫性靈寄之筆墨卽文字可滅性靈不
可滅也老氏西出關涉流沙有身之累義遣矣而猶
爲尹喜留五千言彼豈以名故哉

田翁壽詩序

夫木難媚澤瑤現潤山寶劍之藏必有異氣龍湫之
上常吐神光精華所暢惡能闕諸靈明碩偉之夫出
好託于薄仕退每結於高霞始觀人羣終踐大道故
南華漆園王喬葉縣稚川勾漏許穆長史流盼九州
息影五嶽鍊形石室頓轡雲空東攬若木西涉層城
鼎融八石口饜五芝斯天壤之俊民丘樊之逸韻也
潁川春野田翁少標竒藻長冠人倫以兼綜千古非

竹素不掩故下帷以廣識鼓鑄羣才非鑪錘不運故
造士以宣規淘汰性靈非幽通不滌故援神以治心
調煉神炁非涉事不精故薄遊以玩世終抱冲玄非
擺落不暢故遺妄以完真欲專修緯非斷緣不純故
式穀以貽後翁子姓繁昌芝蘭郁烈有子田勸大貝
南金發藻詞林騁步天路翁志抗霞外跡寄寰中方
且治青精以爲飴取沆瀣以爲漿匪獸永年遂將度
世洪崖叔卿起鳳吹于花間玉女麻姑下龍笙于煙
際快哉靈起飄然虛趨宇宙獲益萬物毗蟬矣余聞
之淮南八公雞犬竝去丹竈存焉蒙莊濠梁老氏苦
縣皆翁之鄉人也龍沙八百豈偶哉夫塞兌含光至
人所寶余乃妄肆雕繪爲諸公輦悅倡令翁聞之有
胡盧而登于蘇門也

○鄒孚如制義序

王者乘日之車御以六氣鞭以風霆而駕亦縣神州
赤縣神州將奔走焉豈惟籠羣愚亦籠聖智雖有英
雄異人不得逃古之王者登俊于朝其途不一總之
其相以氣其合以神無徒索之皮毛故無擇乎羣卜

疇咨耕釣鼓刀戎夷纍囚飯牛牧豕朝脫草履暮列
端揆上無生平之素下無根抵之容物情不駭而名
實卒符自非寥廓之觀曷由得之當其時士亦多神
智大賢行義粹白功烈茂明非後世可及是其故何
也則神龍之網不挂兔置黃鵠之繒不下小鳥也後
世慾利彌增神識彌減不能得士於寥廓而得士於
皮毛則一切索之以言而士爭飾言以應漢以策則
士工射策唐以詩則士習稱詩至我皇代以制義別
士修制義夫三事大臣運斗杓以酌元氣羣寮牧伯

惠黔首而康四方何與帖括哉此老博士家業不足
以得世之神智大賢明甚而世之神智大賢乃往往
亦以此得之何者士有抱非常之器而國家以常格
籠士士雖神智非此不登出其土苴亦無所不辦也
余友鄒字如楚竒士爲文包黃虞周秦東西二京胡
其洸洋閎肆也詩綜古近體雄雋哉氣颯颯而逼人
而爲人亦好深湛之思不欲鹵莽苟趨時俗小名而
雅意以凝神完氣駕千秋之業此其品不在常調矣
一日以其平居所爲制義見遺令不佞卒業焉不佞

白木集 卷之三 六
手之而捧腹何物鄒生以千金享其家傲帝邪不佞
生不能從盧敖雲將遊於廣莫之野則當左提劍客
右挾酒人而向燕市聽吹竽鳴瑟安能老傍博士習
寧馨語已而徐念夫夫何爲者彼其志宜不在齷齪
庸流下而一旦舉此物示我庸得無意乎稍取寓目
輒覺有異再讀之又異已而淋漓其間乃大歎詫幾
失夫夫也夫酒荒淫物也自劉伯倫好之則酒亦有
至德焉鍛最庸業也自嵇叔夜爲之則鍛亦有神解
焉故制義之業措大爲之則措大英雄爲之則英雄

也士抱非常之器而以其雄心俛而就制義循衆塗
以明獨造借常格以吐竒言託麤器以寓精理則至
矣乃今觀孚如之文流標萬古竅弄三才義取師心
法必程古厥風欲暢厥理欲玄當其扶宇宙之秘若
剖判而出其藏也當其傳先民之神若同堂而據其
座也爲制義若此儻亦所謂不朽之烈乎烏睹制義
之不若詞賦哉昔者司馬長卿賦不古盛稱楚雲夢
其言閎廓奧衍讀之坐空天地孚如雲夢產山澤靈
氣實生斯入宜其瑰竒若此矣

高以達少參選唐詩序

世之雄英雄率卑詩曰士挾日月提雷霆鼓鑄六合而成巨人名則有山河大業在安事詩詩卽工如李杜高陽徒爾余謂推英雄言良是而未盡也夫詩者技也技故其道不尊令明王在宥以斗大印置豪傑將相仲尼南面顏曾列坐而進退兩廡下賢人黃帝鉅鹿之戰光武昆陽之師兩軍相持長戈互雲急矢如雨當其時詩固無毛髮用措大持一詩向者沽兒市杯醪片癩輒唾之不顧何如阿堵乃濟日用夫詩

安能與歟龜之殼敗鼓之皮同價哉而學士大夫往往不廢者何夫天地之生物用風雷雨露爾而不廢雲霞夫雲霞何用之有萬物之生用牛馬雞狗爾而不廢麟鳳夫麟鳳何用之有醍醐甘露雪藕交梨無療饑之益而有消煩之功世竝珍之詩于道不尊于間無當而千秋萬歲不廢故不尊之尊蔑倫無用之用滋大市杯齏則不如阿堵濟日用則不如皮殼而舒暢性靈描寫萬象感通神人或有取焉昔者趙簡子夢之帝所聽鈞天廣樂李王孫才鬼耳帝且召而

賦玉樓焉故知帝亦貴詩也仲尼手刪三百篇鼓吹
人代矣而又自爲倚蘭龜山諸操金石其聲故知仲
尼亦貴詩也西王垂白雲之謠真誥著雲林之什伯
陽平叔譚金丹大道何與于詩而語語節奏故知列
真亦貴詩也大覺金僊修無上了義卽山河大地無
所不空乃其所爲偈讚居然詩也故知竺乾先生亦
貴詩也泗上亭長生平以馬上自雄拔山扛鼎之夫
卽劍術且薄而不爲而爲詩大風之歌跌宕哉虞兮
虞兮又何悲涼也隆中人抱王霸之姿于世固不

屑而猶託之梁甫以吐其風雲之氣古壯上英物何
嘗不貴此道獨所謂推英雄者賤焉渠亦無乃度才
量力而曲護其短邪夫誠自掩也何賤之有誠賤也
又何掩爲學士大夫之賤詩者代不乏而其稱詩者
亦代不乏乃詩自三百篇漢魏而下獨推唐唐以詩
登士士弗工詩則弗登故合山川之靈而畢其力以
趨之有林臥讀書數十年而後發之爲詩者取之于
秋而收之于語索之人外而得之目前構之累月而
成之畧刻當其思澁嘔血剗心玄鬢蚤白當其神來

心曠氣爽凡骨立僊略而讀之則山川花月機杼有
限徐而味之則飛雲流霞意象無窮故語山川則躁
競之意煙消談放曠則鬱結之胸霧散灑以清涼則
內熱者飲冰煦以溫辭則苦寒者挾纊賦邊霜則征
夫實涕咏閨月則思婦動魂煙疾雄深則風雨驟至
妙詣玄解則神物下來是唐人之所長也後世畢一
生之精神于帖括以應有司何暇詩及吾成名爲之
未晚一旦進賢加首輒抗顏而稱詩一篇甫出讚者
已在旁何其速肖也雖有瑕瑜曷由知乎古人讀書

數十年以全力而凝神于千秋今人生平未嘗從事
以枵腹而求肖于一旦又何恠詩之不古也唐人詩
如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
人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夜靜江水白路迴山月
斜此似常境常談究其所以非腹有萬卷胸無一塵
者不能辦奈何輕議詩哉楚高以達先生所選唐詩
祭得而卒業焉精且備矣昔高廷禮氏選唐詩品彙
備矣而太濫約而正聲精矣而多遺至李于鱗選更
加精焉然取悲壯而去清遠采峭直而舍婉麗重氣

骨而略性情猶不無遺恨焉先生所選精且備矣譬
如鮫人入海所得皆珊瑚木難洵英靈之府哉先生
爲人取介高曠風塵表物于世無所好而好詩宜其
鑒裁玄朗若是後之學詩者請以茲選爲寶筏可乎



